



朱子文語集編

三上

□ 13  
3203  
2



13  
3203  
2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二

凡三百七條

行宮便殿奏劄曰為學之要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  
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  
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  
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  
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  
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  
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  
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  
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

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

文集

下同

答張欽夫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

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學以明之則有擿植冥行之患故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

擿植冥行

發自者ノ杖ヲ地ヲチナカラ行クニシテ字  
物ヲ見スニシテ行ハズ知ニスニシテ行フ

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循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

易之

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

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

答張欽夫曰：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本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卽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又曰：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

答張欽夫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卽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

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呂伯恭曰：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撓撓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

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周。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答呂伯恭曰。仁說近再改定。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

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

答劉子澄曰。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

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與劉子澄曰。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教滿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

與劉子澄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陸子壽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答陳同甫曰。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因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旣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

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自孟子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



朱子文獻通考卷之二  
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

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

與郭冲晦曰。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

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又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答林謙之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寔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於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江元適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

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答江元適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

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林正夫曰。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后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

朱子文言集卷二  
九  
成耳

答許順之曰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崙吞棗向來李文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答許順之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

答魏元履曰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答胡廣仲曰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喻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

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又曰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

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

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

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爲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

答石子重曰。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答石子重曰。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

朱子文言集卷之二  
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

答李伯諫曰。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

也哉。至於易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

答蔡季通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卽其已合而晰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在。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旣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嘗爲一身萬

物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但當論其善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與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答梁文叔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

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瞞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答江德功曰。聖賢之言。意旨深遠。仔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復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少有沈浸濃郁氣象。又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又曰。大抵只是日前學佛玄妙之見尚在。



故以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此是義理本然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會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答吳德夫曰。承論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旣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啻。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已發未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

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  
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  
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  
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廖子晦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蓋如  
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  
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接事物處。理當如彼。而我所以應  
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  
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

答廖子晦曰。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  
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  
實言之。則旣曰行有不揜。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

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

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

上蔡所記。伊川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

然則學

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  
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  
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  
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  
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  
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  
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  
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  
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

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以應事接物也。

答呂道一曰。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答黃直卿曰。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

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呂子約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于不重。則不威。其意何如。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先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答呂子約曰。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

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

甚邪

答呂子約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於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呂子約曰只是不曾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

答呂子約曰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

答呂子約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

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

答呂子約曰。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答林伯和曰。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旣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

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斷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苟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陳膚仲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答滕德章曰。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

答潘端叔曰。示論講學之意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遊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

答鄭仲禮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

答董叔重曰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黃子耕曰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答吳伯豐曰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

答汪長孺曰旣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掬。



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胡季隨曰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

與而離乎道也。

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

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有所聞見處。却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

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

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

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

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

答胡季隨曰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曰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答項平父曰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

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

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

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

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

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陳正己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

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郭希呂曰。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

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曰。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根本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

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  
答李時可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僞。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

答包詳道曰。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

答陳超宗曰。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答徐載叔曰。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

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

答葉正則曰。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旣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又曰。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源。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

答方賓王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曰。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

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答李子能曰。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

答徐子融曰。講論是非。正爲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卽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剗地不是矣。

答吳斗南曰。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爲此也。

答輔漢卿曰。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答度周卿曰。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林德久曰。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曾景建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及於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杜貫道曰。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

答余國秀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

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朱岑曰。前書下問之目。皆所當疑。但當自其近者。以次詢究。通其一而後及其二。則疑之釋也。有漸矣。若衆難羣疑。輻輳於胸中。僕懼其徒爲此擾擾。而卒無開悟之日也。

答或人曰。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來。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盧提幹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胡子知言疑義曰。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



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灑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

名堂室記曰。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

暇夫外慕哉

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

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余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

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至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想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

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愈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

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

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答鞏仲至曰。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又曰。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

嘗聞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典。出塞潼關石壕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所

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輩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

答楊宋卿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

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答謝成之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

與黃直卿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

跋韓魏公帖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

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其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語類下同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一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一作根株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劄住硬寨做去。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所說地頭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只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

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曉欵也。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日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小立課程。大做工夫。

工夫要趨。期限要寬。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三萬竈。明日二萬竈。後日一萬竈。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圖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且如項羽救趙。旣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

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妨。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學者須是爲己。譬如吃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而全不曾相干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某適來因澡浴得一說。大抵揩背須從頭徐徐用手。則力省。垢可去。若於此處揩。又於彼處揩。用力雜然。則終日勞而無功。學問亦如此。若一番理會不了。又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開闢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闢弘毅。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

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是遲鈍。却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

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

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

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己便自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

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功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功夫爾。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目見物便是義。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正淳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

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王景仁問仁，曰：無以為也。須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驗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並義禮知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橫渠謂義理深沈方

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得也。此語最佳。

學問只理會箇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今人為學，多是為名，又去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方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入之心，便不是了。南軒云：為己之學，無所為而然是也。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

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如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斂容亦爲己也讀書窮理亦爲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爲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爲己後卽自然著敬

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間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且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己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是爲人之甚者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個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爲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

朱子文言集卷之二  
明雖有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

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

不會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格物是夢覺關

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

誠意是善惡關

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

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



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著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只是鬼。

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不至處。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自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鍛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

禪家云。三家邨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

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

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

一步趨一步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問集註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泳觀之。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帥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問南軒云。敬字貫通動靜。而以靜爲本。曰。那是就那主靜上說。閒時若靜坐些小。不妨。因舉明道教上蔡且靜坐。彼時却在扶溝縣學中。明道言賢只是聽某說話。更不去行。上蔡對以無可行處。明道教他且靜坐。若是在家有

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如明理底人便思三兩番。亦不到得私意起。又如魯鈍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思得之。無定。然而多思。大率流入於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濶。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固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著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箇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

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事事。隔牆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敬之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莫只是靜後能如此否。曰聖賢之意不如此。如今卒然有箇可怒底事在眼前。不成說且教我去靜。蓋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故怒於甲時。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見得道理透。則既知有過。自不復然。如人錯喫烏喙。才覺了。自不復喫。若專守虛靜。此乃釋老之謬學。將來和怒也。

無了。此成甚道理。聖賢當怒自怒。但不遷爾。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因問明道云。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又是怎生。曰。此是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若顏子分上。不消如此說。只是見得理明。自不遷不貳矣。

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他工夫未到。問何謂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聖門工夫。自有一條坦然路徑。諸公每日理會何事。所謂工夫者。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

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聰。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說仁。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又曰。人只是一箇不肯學。須是如喫酒。自家不愛喫。硬將酒來喫。相將自然要喫。不待強他。如喫藥。人不愛喫。硬強他喫。

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

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將次思量得人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功。如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便顏子也只是使得人心聽命於道心後。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你而今便須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如客樣。常常如此無間斷。則便能允執厥中。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